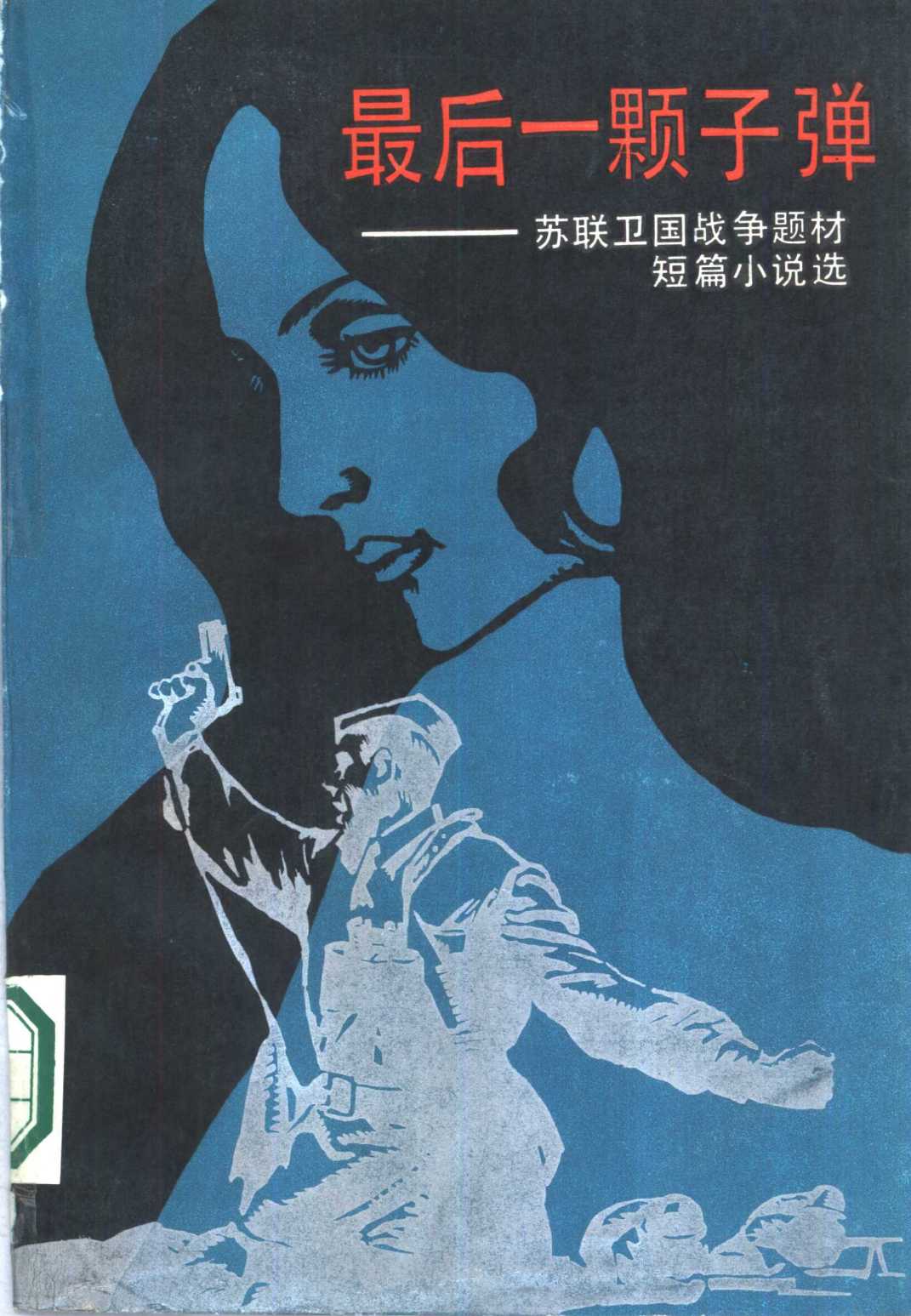


最后一颗子弹

—— 苏联卫国战争题材
短篇小说选



——苏联卫国战争题材

短篇小说选

最后一颗子弹

〔苏〕斯·巴鲁士廷著 胡真等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最后一颗子弹

〔苏〕斯·巴鲁士廷 等著

胡 真 等译

责任编辑：杨 实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7年3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 插页：2 字数：412,000

印数：1——3,620

ISBN7-217-00041-6/I·19

统一书号：10109·2090 定价：3.70元

新书目：87——23

前 言

从一九四一到一九四五年，苏联人民进行了为期四年的反对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入侵的伟大卫国战争。在那炮火纷飞、国难深重的严峻日子里，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与法西斯匪徒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两千多万人付出了生命。但是，苏联人民终于赢得了最后胜利。苏联的卫国战争，如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一样，做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光荣地载入了人类正义和进步事业的壮丽史册。

今天，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我国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日子里，全世界的进步人民都在重温那硝烟迷漫的战争岁月，缅怀在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雄们和死难烈士们的悲烈壮举。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中，无数英雄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气壮山河的民族气节和革命英雄主义、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献身精神、对祖国的无限忠诚与对人类正义、和平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对同志的信任和热爱与对敌人的仇恨和蔑视，以及在生死关头和在肉体与精神遭受非人折磨时的高尚情操等等。所有这些凝成了革命战争之魂、民族之魂。它是过去战争胜利的保证，也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祖国“四化”和今后永远前进的动力。

苏联卫国战争是苏联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之一。大量以苏联卫国战争为题材的小说从战争年代及战后就开始出现，四十年来，

卫国战争小说璀璨夺目，是苏联文坛上一枝久开不败的奇花。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名著，不但在苏联国内，而且在我国，在全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五十年代的年轻人中，谁没有读过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卡达耶夫的《团的儿子》、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呢？中国的刘胡兰和黄继光多么象苏联的卓娅和马特洛索夫！这些英雄人物的形象通过各种文艺创作形式教育着我们，激励我们在革命战争中“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同样，我们希望今天八十年代的年轻人也会从这个短篇小说集中汲取教益。

四十年来，苏联卫国战争小说在不断地发展，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不断地变化。远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期，当时正处于战争中和战后初期，作品着力塑造典型的性格，讴歌英雄主义和大无畏精神，因而格调高昂、气势雄浑，对于提高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满足人民对英雄人物的敬仰和对死难同胞的怀念起了重大作用。从五十年代中期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发表后，卫国战争小说的倾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时的小说倾向于写“战壕真实”，它们告诉人们战争是残酷的，战争曾给人类带来死亡和灾难。对人物的描写上着重于挖掘其内心世界的矛盾和冲突，英雄不是“神”，而是生活中磨炼的人。战争中的我方不是尽皆英雄，也有平庸之辈，贪生怕死者，甚至有叛徒、卖国贼。这样，书中的人物摆脱了概念化的描写，深化了作品的主题。七十年代后，卫国战争小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特点在于爱国主义的主题进一步深化和描写手段更趋于多样化，出现了写全景性战争的浩繁巨著，不少作品加强了道德探索的意向，从而受到文艺界的重视和广大读者的喜爱。

在庞大的卫国战争小说文库中我们选译了二十五个短篇汇编

成集，献给苏联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无异珠海拾贝，聊表纪念而已。限于编译者的水平，错谬之处，定所不免，敬祈翻译界同行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湖南省翻译协会

一九八五年九月

目 录

前 言

进攻之前·····	康·西蒙诺夫 (1)
	不 虚译
最后一颗子弹·····	斯·巴鲁士廷 (15)
	胡 真译
西伯利亚人·····	维·阿斯塔菲耶夫 (42)
	李鹤龄译
进 攻·····	尤·邦达列夫 (63)
	王 勇译
爱森街头的前沿阵地·····	鲍·波列伏依 (76)
	尹曙初译
一篇难忘的报导·····	鲍·波列伏依 (93)
	尹曙初译
三月到四月·····	瓦·科热夫尼科夫 (98)
	周柏冬译
海 魂·····	列·索博列夫 (123)
	陈耀球译
一 夜·····	华·贝科夫 (153)
	李 蟠译

第三个副官·····	康·西蒙诺夫(188)	康瑞玉译
亲手弭患·····	伊·斯塔德纽克(198)	杨衍松译
永志不忘·····	尤·邦达列夫(218)	王振才译
第八次负伤·····	康·西蒙诺夫(233)	杨 实译
人世间·····	斯·叶卢巴耶夫(249)	谢祖钧译
斯大林格勒的故事·····	弗·叶列缅科(297)	廖子高译
哥萨克女人·····	列·彼尔沃麦斯基(313)	杨龄康译
归 来·····	安·普拉东诺夫(330)	白 冬译
未发表的故事·····	彼·巴甫连柯(360)	杨 楠译
两封信·····	米·左琴科(380)	钟振龙译
士兵们讲的故事·····	米·左琴科(384)	松 年译
红色信号弹·····	格·别列兹科(396)	张智钧译
“我们在天上的父啊!”·····	瓦·卡达耶夫(441)	文 慧译

小不点儿·····	康·西蒙诺夫(452)
	世文译
同 志·····	尼·叶麦里扬诺娃(460)
	知中译
特别侦察员·····	弗·鲍戈莫洛夫(485)
	常青译

进 攻 之 前

康·西蒙诺夫

这一带已经多年没有这种溼雨霏霏的春日了。从早到晚天空都是灰沉沉的，冷丝丝的小雨夹着湿雪下个不停，整天价辨不出早晚天色。有的路面积水成了黑洞洞的泥潭，有的路面堆起了两堵高高隆起的雪墙。

华西里·齐加诺夫少尉趴在一个大村庄前面春水泛滥的小河岸上。他今天才知道这个村庄的名字：扎格列勃利，而明天准会把它忘记，因为这个大村庄今天应该拿下，他还得继续往前走。明天，他将在另一个这样的村庄附近作战，而那个村庄的名字是什么呢，目前他还不知道。

他躺在五间农舍之一的地上，这些农舍座落在小河这一面的岸边，正面对着一座炸毁了的桥。

“瓦夏，瓦夏啊！”和他并排躺着的彼特连柯中士对他说，“瓦夏，你为什么不开口？”

彼特连柯与齐加诺夫曾在哈尔科夫的一所七年制学校里同学，战场上难得的偶然性竟把这两个老伙伴凑到一个排里来了。虽然他们的军衔不同，但当他们单独在一起时，彼特连柯仍旧叫老朋友的小名——瓦夏。

“喂，你干吗不吭声呀？”彼特连柯又重复了一次。他不满意，

齐加诺夫足有半个小时没说一句话了。

彼特连柯想聊聊，因为德国人从河对岸不时对农舍发射迫击炮，而谈谈话就会不知不觉地把时间打发走。

但齐加诺夫仍然象先前那样不搭腔。他默默地躺着，紧靠着小屋的一面断墙，用望远镜从墙洞里观察对岸。说实在的，他躺着的那块地方已不能称之为小屋，只是一个屋架子。屋顶被炮弹掀掉了，墙壁被削掉了半截，冷风卷着雨丝洒在军大衣上和衣领上。

“你有什么事吗？”齐加诺夫终于放下望远镜，转过脸来问彼特连柯，“你有什么事吗？”

“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愁容满面？”彼特连柯问道。

“没烟草了。”

齐加诺夫大概认为没有什么必要再理他，又拿起望远镜张望起来。

事实上，他没有讲真话。他今天之所以沉默寡言不是因为没有烟，虽然这也令人憋得难受。他不想开口是由于他在半小时前突然想起来今天是他的生日，他的三十大寿。他一记起生日，便突然联想起很多事情，也许他最好不要去想这些事，特别是现在，一个小时之后，只等天一黑下来，就得冲过河去，将要发生的事还会少吗？

他一边生自己的气，一边怀念起妻子和小儿沃洛基卡来，他们已经三个月没来信了……

八月，他们攻下哈尔科夫的时候，他们师从离城十公里的地方经过，他打老远就看见了城区，但他却没有进城去，只是后来从信中才知道妻子和沃洛基卡还活着。而现在他们的景况怎样呢？真是不敢想象。

现在，当他又一次想到已经三年没见他们面的时候，他突然记起来了：不仅这个生日，而且去年的和前年的生日，也同现在一样都是在前线度过的。他极力追溯他是在哪儿度过这些生日的。

那是在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的四月，他们驻扎在莫斯科城外别图什基村的边上格热特卡附近，他们向别图什基村发起过八、九次冲锋。他想起别图什基来了，作为一个此后见识很多的人，他感到痛惜地明显觉察到当时根本不应该那样去强攻别图什基，而应该向右侧迂回十公里左右先夺取邻村普洛霍罗夫卡，从那儿迂回德军，那样，德国人就会纷纷从别图什基这一带撤走的了。我们今天去夺取扎格列勃利就不会象往年那样硬碰硬。

往下，他回忆起一九四三年来。他当时在哪儿？他第十次负伤，可以后呢？对，记起来了，当时他在卫生站。虽然他一只脚负了重伤，但他仍要求留在卫生站，不要离开部队，要不军事委员部根本不会听他的。他希望不论把他编到哪个部队去都行，只求别回自己的队里。是的，他当时躺在卫生站，离前线才七公里，重炮弹从头上呼啸掠过，那是在离库尔斯克约五十公里的地方。一年过去了。当时在库尔斯克城外，现在是在罗夫诺。他的记忆里涌出了许多地名：别图什基、库尔斯克、罗夫诺。他出乎意外地笑了，忧郁也随之一扫而光。

“走过许多了，”他沉思道，“当然，大家都一样走着。但譬如说，坦克手或炮手，他们是靠机械牵引的，他们不那么觉察这些，又譬如说，那些用马拉的大炮，炮手们就觉察得多些，知道走了多少……而最注意到这些的则要数步兵了。”

是的，行军中也有三、四回是坐着汽车的，那是调去增援的时候，其他情况下都是靠着两条腿。

他试图恢复记忆，这段路程有多远，不知怎么的竟记起七年制学校的那间拐角教室。在窗户间的墙上挂着一张大地图。他在心中暗暗地估计，从别图什基到这儿的距离有多远。从地图上算出至多两千公里，但凭着亲身感觉足有一万公里。是的，这是可能的。按地图测算要少一些，而一村接一村地步行起来就多了。

他转身向彼特连柯大声说：

“很多……”

“什么很多？”彼特连柯问。

“走过很多。”

“是的，从昨天行军起，我的两脚就发酸。”彼特连柯赞同道，“走了三十多公里。对吗？”

“这还不算多……而一般说，……从别图什基来——这多有意思……”

“哪个别图什基？”

“是这个别图什基……从那里到这儿我走了两年。再说，到德国还得走很久，不止一个月吧。将来战争结束了，坐上火车，一下子就到哈尔科夫。也许，至多花一个星期。来到这里却花了两年多，而回去只要一个星期。步兵要坐车的时候，”他完全幻想开了，接着说，“火车会开来的。到那时，我们摇摇晃晃地坐在车上，连五公里也懒得动脚。比如说，火车开来了，在通过战士住的村口时，他一下子抓住制动阀，机车一停，就爬了下来。”

“那乘务员呢？”彼特连柯问道。

“乘务员吗？那没关系。那我们有权利，”齐加诺夫继续幻想着，“由于我们坚决要求，火车会在各人的村口停站的。”

“而我们直达哈尔科夫，”彼特连柯经过思考后说。

“我们嘛？”齐加诺夫反问了一句，“我同你现在直接去扎格列

勃利，从那儿就去哈尔科夫！”他停了停，又接上一句。

他们头上掠过几颗迫击炮弹，掉在身后的田野里。

“也许，热列兹诺夫爬回来了，”齐加诺夫转身朝另一方看了看。

“你打发他去很久了吗？”

“快两小时了。”

“带了保温瓶？”

“带着保暖瓶。”

“啊呀，多么想吃点热食，”彼特连柯幻想地说，似乎在奢求什么得不到的东西。

齐加诺夫又抓起望远镜观望起来。

彼特连柯并排躺着，不时瞧瞧战友，极力揣摩这一瞬间齐加诺夫可能在想些什么。他是个不安静的人，一定总是在考虑如何更好地冲过河去，他整整这样望了两个小时，彼特连柯在说出这种看法时，“不安静”这个字是带有某些懊恼的，正是齐加诺夫的这种品质使他一想起来就肃然起敬。

瓦夏·齐加诺夫就躺在他的身边。他们一块儿读到第七年级，后来他离开了学校，而齐加诺夫继续读八年级……他躺在这里，用望远镜看……但这里可不是学校，而是战场，不是哈尔科夫，而是国境线附近的一个村庄。并排躺着的已经不是瓦夏，而是齐加诺夫少尉——自动步枪排长，他的上嘴唇蓄着浅黄的胡子，使他显出一副严肃，甚至是上了年纪的样子。一位上校有一次问过他是否曾参加上一次的对德作战呢。

“不安静，”彼特连柯在心里重复道，“什么情况他都经受过！四次负伤，三枚勋章和一枚奖章……而且，似乎只要有可能，有时他也珍惜自己……为了双脚不痛，顺路搭上辆便车，坐上五、

六公里。不，他走在自动枪手们的前面。而且他醒得比谁都早，而睡觉则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彼特连柯本人来前线不久，三个月左右。当他想到齐加诺夫已打了将近三年仗，这样一对比自己，他感到齐加诺夫真是英雄。的确，他不知打过多少仗！你看，他来了，用自己的双脚走在全营的最前面，第一个进村……

他一边遐想，一边瞅着齐加诺夫，而齐加诺夫暂时放下望远镜，也在想着彼特连柯，但他的思想却完全与彼特连柯相反。

“鬼知道！”他想，“如果炊具还没运到营部，那怎么办？热列兹罗夫带回来的是空保温瓶，而这个人却很想吃点热的。他还这么坚持着，当然，他很有耐性——但他很想吃熟食。整整打了三个月仗，真难为他。要是他象我一样当了三年兵，那对这一切就会习以为常，就容易挺过去。而他，一来就编入自动步枪排，一来就参加进攻，真难啊。”

他拿起望远镜观察，发现河对岸村庄边缘上的大木棚废物堆间有轻微的动静。

“彼特连柯同志，”他用您称呼彼特连柯，“请您快爬到杰尼索夫那里去一下，他在那边第三间茅屋的地洞里躺着，把他的狙击步枪给我拿来。”

彼特连柯爬去了。只剩下齐加诺夫一个人，他又去用望远镜观望，现在只在心中考虑那藏在木棚里闪现的德国兵，应该用步枪把他敲掉，因为自动步枪射程不足，只会吓他一跳而已，而用步枪就马上可以把那个德国鬼子干掉。

河的右岸又高又陡。“如果同别图什基附近一样实行强攻，准得报销半个营，”齐加诺夫想道。

他看了看表，离天黑还差三十分钟。清早，营长莫罗佐夫大

尉唤他，向他交代了任务。现在他心里十分爽朗，因为他知道即将到来的一切是什么。在二十点二十分钟，一个连队会迂回到村后的大道，而他会大声喊叫着，从正面直冲过去，那时候德国鬼子四面受敌，通统完蛋。

左方接连传来自动步枪的扫射。

“这是日玛钦柯在射击，”他细听了一会肯定，“正是他。”

三个小时前，他命令三个自动步枪手每隔十——十五分钟向敌人射一阵子，使他们不会由于过分寂静而意识到他们已被包围。

齐加诺夫想了想日玛钦柯的情况以后，逐个地回忆他的全体自动枪手。现在活着的有十六人，他们现在都在这里与他一块儿躺着，在这个新居民区里等待冲锋，而那些不在排里的人，有的牺牲了，有的负了伤……

排里更换了许多人。许多……他记得有一个长着棕色胡子的年纪不轻的赫罗莫夫。这个人曾劝他也蓄这种胡子，后来在日托米尔附近的战斗中他救过齐加诺夫的命，开枪打死了一个德国兵，但在诺沃格勒——沃雷斯克附近牺牲了。葬他的时候是冬天，天也下着雨，往墓穴填土时一锹锹尽是泥，齐加诺夫心情十分沉重，感到很难过，这样脏，这样湿的泥土盖在熟悉的脸孔上。他跳进墓穴，在赫罗莫夫脸上盖上一顶大船形帽。唉，现在想来，这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后来又是走啊，走啊……

他极力避免去回忆那些死去的人，多想想那些活着的人，那些现在和他在一起的人。热列兹洛夫背着保温瓶到营部去了，他是这么个人，只要营部伙房有一勺热汤，即使他被伤得血肉模糊，也定会把这一勺弄来的，而日玛钦柯是条懒虫，他长着一双长腿，一件掉了钮扣的大衣全靠皮带系着，自动步枪的枪托上沾满泥土，他也还是随身带着，而当大伙儿挖起战壕来，别人花半小时挖得

好好的，他可只挖好一半。

“日玛钦柯，日玛钦柯，你为什么生活上这么马虎呀？”

“少尉同志，地上本身就很脏。”

“可以这样预言，你会死在懒字上面的。”

“不……”

事实上，两年来他参加了所有的冲击，不仅没有擦伤过，连大衣也没有挨过弹片。

想完日玛钦柯的情况后，齐加诺夫想起杰尼索夫来了，这就是那个他适才派彼特连柯到那里去取狙击手步枪的人。杰尼索夫最珍爱武器，一支自动步枪和一支步枪经常随身带着。这支狙击步枪谁也不知道怎样到了他的手里？他保管得特好，也许他会舍不得把步枪借给别人……即使是少尉要，他也还是恋恋不舍的。主权所有嘛……

他又想起那个身材瘦小，脸上长着雀斑的名叫科尼亚加的下士。他上周曾经训斥过这个人三次，说他总是慢腾腾地拉在队伍的尾巴后面。而他乖乖地笔挺着腰，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大概在五、六天以后，有一次齐加诺夫在村里值夜，他突然来到科尼亚加住的小屋里，只见他脱去鞋子，闭着双眼，疼得低声哼哼。他从脚上解开绑腿，露出了肿圆了的双脚，满是血污。这个样子他压根儿不可能走动呀，但他仍然在步行……齐加诺夫见到他从脚上脱绑腿的情景，赶忙叫住了他。他跳起来，惊慌不安地望了望少尉，似乎他做错了什么事。

“我亲爱的，”齐加诺夫意外亲切地说，“鬼东西，你怎么不说呢？”

但是，科尼亚加象往常一样立正站着，沉默不语，直到齐加诺夫命令他坐下时，才与他并排坐下。齐加诺夫一手搂住他的肩